

您的白发 我的牵挂

“我不想住养老院，
那里面老憋屈”



畅转运 男 66岁
孟津县横水镇元庄村

□记者 张晓理 文/图

畅转运至今未婚。他有一个弟弟，兄弟俩共有3间住房，因为弟弟有妻儿，畅转运便搬到一间小点的屋子里。近几年房屋越来越破，几乎快塌了。村干部发现后，让他住到了村委院内的一间屋子里。

按照规定，60岁以上的孤寡老人可以在乡镇养老院生活。在养老院居住的孤寡老人享受每月210元的生活费，而在家中分散养老的孤寡老人每年可获得1310元的生活补助。目前，横水镇养老院80多个床位仅仅居住了52名老人，而全镇孤寡和五保老人有100多名。

这两年，在村干部的动员下，畅转运数次到养老院生活，但总是不久他就出来了。“我不想住养老院，那里面老憋屈！”他认为自己目前生活可以自理，不想在养老院里面受约束。

现在，畅转运所在的元庄村新开了个煤矿，他就在村头摆了一个小地摊，卖一些小商品等。“收入不多，但是加上政府每月给我的孤寡老人补助金，生活完全没有问题。”



畅转运在村头摆了一个小地摊



一个只有三角钱交易他也看得很重

拍摄手记

虽然有心理准备，但每次拍摄农村养老主题时，自己的内心便承受着不可承受之重，并且总会延绵数日、无法排解。

孤独的晚年生活使农村独居老人了无生趣，甚至不知生命所终。采访中，好几位独居老人都轻轻地说，现在也就是在家里等死了，就怕哪天伸腿了也没有人知道……

伊川县高山镇68岁的杨彩凤，不光享受不到子孙的照料，反而还承担着照顾老伴和女儿的双重重担。丈夫瘫痪在床，女儿精神不正常，骨瘦如柴的杨彩凤渐感力不从心：“我自己千万不敢再生病，自己如果有什么意外，丈夫和女儿怎么活？”

如今在农村，多数老人都有儿女，但子女们一个个外出打工甚至进城定居，缺乏子女关怀，更是空巢老人难言的心病。伊川县洞子沟村牛玉标老汉，育有6儿2女，但都先后离开老家。老人说，自己现在像孩子一样盼着过年。只有过年时，儿孙们才会欢聚一堂，很热闹：“过年后儿女一走，院子里空空荡荡，心里也就空落落的。”该县高山镇的杨古乱，儿子负案在押，她说：“我想去把肾卖了，看能不能把儿子换出来！”

按照政策，孤寡老人可以入住乡镇养老院，但养老院设施简单、服务滞后，生活只要能自理的老人都不愿意入住：“像圈家畜一样圈着，老憋屈。”而商业性质的养老院在农村少之又少。即使有，其高昂的养护费也让多数老人望而却步。

记者在拍摄中深深感到：如今在农村，靠儿养老的模式已逐渐步履沉重，越来越多失去自理能力的空巢老人正在考验养老体系的建设，建立健全社会化的养老助老体系和机制已迫在眉睫！

(本版照片均摄于2012年7月21日)